

太上寶筏圖說

施善昌書

省





河伯無私稱正神。肯  
將凡女作夫人。妖巫  
左道誑財物。無限嬌  
姿落水濱。



左道惑眾

〔註〕左道。不正之道。小之如巫師邪術。煽惑愚民。作奸射利。大之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元末之白蓮等教。多聚徒眾。謀為不軌。雖當事發之時。身首異處。無一人得免。然費朝廷之兵威。竭府庫之蓄積。擾地方之良民。幸而撲滅。所損已多。有民社之責者。不可不綢繆於未雨之先也。

〔案〕西門豹。為河內太守。見城郭蕭條。人民寥落。問吏胥曰。河內素稱富庶。兼連年豐稔。若是凋敝。何也。對曰。緣河伯娶婦之故。此地有大巫者。與河伯最契。凡有女之家。夜間河伯以兵甲逮其宅。大巫即為之執柯。三老說合。逼令其家獻女。復派大戶備奩贈嫁。至吉日。將女擲諸河。任其飄流。是以有女者。挈眷而逃。有財者。攜金遠避。所餘皆孑遺之民耳。安得不凋敝。豹曰。下次當令太守知之。至娶婦日。豹朝衣執笏。五馬雙旌。儀從甚整。大巫率眾徒與三老迎接。乃一年老婦人。見豹略起手。貌甚倨。豹慰勞畢。曰。今日河伯嘉禮。太守願為小相。可令新婦相見。移時八騶擡一彩輿至。褰帷扶一少女出。見豹泣拜。豹視之良久。謂大巫曰。爾眾徒中有能為使令者。否。眾共舉一少婦。約年二十餘。豹曰。適見新婦貌劣福薄。未能供蘋

藥煩爾至河伯府致太守意。寬數日另選佳者。不由分說。喝眾役將婦拋入河中。豹罄折以待。半晌不回。豹曰。如此大事。乃令少年傳命。太守錯矣。指一中年者曰。煩爾往催。務速回。勿似前使誤事。又擲之去。半日依舊寂然。豹怒責大巫曰。爾為師長。毫無教訓。兩徒許久不回。定在水府貪飲。爾須自往。大巫再四求饒。豹曰。爾肯饒新婦否。眾役齊上。復擲之。豹命將眾徒與三老盡行細縛。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神安在。爾等仗邪術圖利。致令芳姿麗質。付諸波流。白骨淒風。青燐泣雨。天怒人怨。律載左道。惑眾不分首從。皆斬。今許爾至河伯府備驅使。盡推入河。改河伯廟為鄉塾。自是人民歸業。數年復富庶。

**附**秦中一大叢林。妖僧多聚其內。每年必有一僧焚身。士民施錢堆積。萬曆甲辰。復約眾於某日。某僧焚化。至期果就火。士民擁觀。有一御史聞之。來視。呼令止炬。叩其愿欲何為。再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流淚。不動不言。乃眾僧縛於薪上。加以緇袖。而麻藥噤其口耳。嚴鞠諸僧。具言每歲取一過路愚僧焚之。以惑眾取財。御史大怒。將合院僧俱焚死。感應篇集註

儒門忠恕釋慈悲感應一篇道祖垂三教同心扶世運。豈容左道亂網維。



貪心事。佔便宜。秤  
裏生奸計。最奇。一旦  
全家同授首。揚灰祖  
墓。盡含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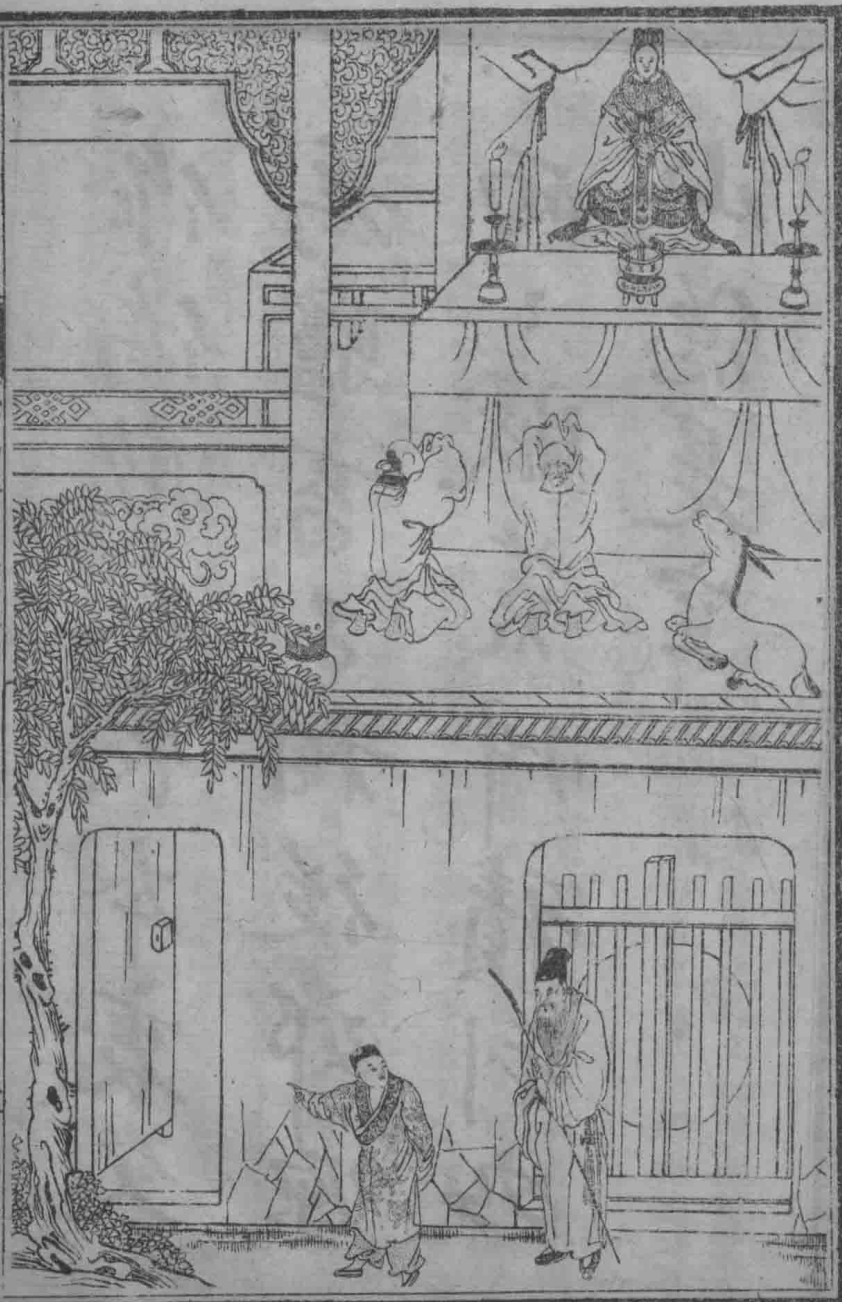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註〕尺度升秤之類。所以平物價。一人情也。世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設心只要討便宜耳。然益已損人。必有天殃。度分寸尺丈之總名。

〔案〕明正德時。江西于大朋。生性刻薄。事事算計。從不肯以便宜與人。家開布帛米糧店。制夾底斗。入則去底。出則加底。又制空心秤。灌水銀。出入輕重隨手。人皆呼為于老虎。元旦之日。有人五更進香。過其門。見有大漢五人。衣服異樣。共相議曰。此人利盡鎗銖。天怒人怨。可使之合門染瘟。滅其家。一人曰。未免太寬。上帝因其無子。與以後嗣矣。其人知是神語。不敢洩。謹誌之。次年大朋五十有五。妄忽舉子。人皆曰。敗家者必是兒也。及長。聰慧絕倫。十六歲入泮。十九歲成進士。為部屬。大朋作封翁。精神愈健。刻薄取利亦愈甚。人莫不謂天道茫茫。毫無報應。及甯藩之叛。大朋受其金。令子奉表稱臣。朝廷之事。纖悉必達。巡撫王守仁。設計擒甯藩。搜得大朋父子歷次書表。奏上。武宗大怒。立命寸磔其子于市。家口無少長皆斬。其祖宗墳墓俱燒。骨揚灰。昔年進香之人。始悟病滅其家。猶屬太寬。非生子作叛臣。其惡不盈天之報。亦不暢。所謂擡得極高。方跌得稀爛也。





作偽欺人喪本衷。父  
為驢畜子相從。郊原  
兩。眠荒州。積利如  
山。總是空。



以偽雜真採取姦利

〔註〕以偽雜真如鹽內攪灰酒內攪水銀內攪銅米內攪穀之類又如興販犯禁之物以得重價皆謂之姦利姦私也取利而防人知不啻姦也各本註釋將此二句分作兩項然細味之義實相蒙以串講為是

〔案〕戚弘猷心巧膽大善於謀利人所不敢為者無不為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能將銀鑽空灌鉛又能造白銅假銀出外買物被人識出彼已遠颺其興販諸物或以土攪鹽以石灰攪麪以沙泥攪糖種種欺天害理之事靡不做到一日從湖南販米舟過洞庭湖有天后娘娘廟戚與同伙到廟遊賞方入門如有物擊者大叫昏暈眾扶回船中不能言語惟作驢鳴稍頃漸變驢形眾計曰戚某惡人也其子有父風我等同伙而來戚變驢回去其子必不肯認到官妄告我等死無日矣乃備牲楮同至廟中禱方畢戚忽躍起四蹄著地奔至神座前跪下曰娘娘已允爾等所請俟我到家從重發落即復原形問之一字不知有告之者戚反謂其辱己欲與拚命抵家後值歲荒米價湧貴戚大喜與子計議將米攪水每擔可出加二忽瞪目呼曰娘娘遣差持兩驢皮至矣父子倒地打滾同變為驢家人恥之

關閉殿中。大肆蹄齧。出外芻牧。則安然。人以老成驢。小成驢呼之。即應聲而至。嗟乎。計成變驢之後。又復原形。若肯從此改行。則天后娘娘當必予以寬典。乃怙惡不悛。忍於荒歲。將米攪水。希圖加二利息。究之重利未曾到手。而父子雙雙畜矣。採取姦利。亦何益哉。

附趙方崖祖次山公。家居時。一販夫以贗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銖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贗。亟命訪鬻豕者。以真銀如數償之。并索贗者投之江。曰。勿留此。以誤他人也。後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感應篇集註下同。

盧韋市賣油燭。以魚膏雜油中。致富。一旦暴死。其母悲泣。夜夢神曰。爾子以魚膏雜油中。無論人食不宜。且用為廟燭。腥氣觸犯。神明死且受罪矣。何泣為。觀此。則牛油燭愈不可用矣。

江南書賈某。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春宮淫像。人勸止之。不聽。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其取利悖理如此。後某無子。目雙瞽。妻多外交。女三改適。所藏淫書小說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此亦採取姦利之報也。又

有收買字紙。改造還魂紙者。種種穢褻。其罪不可勝誅。縱逃陽罰。難免陰譴。普勸世人。切勿為此。戒之慎之。

又世間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更甚。昔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真人。傳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衆。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雷震天火。子孫非理破蕩。蓋緣用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反致損傷。尋常殺一飛走之物。猶有因果。人命最重。無辜被害。其報當更大矣。

康熙八年。崑山某典鋪。藏一銀匠於家。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即以偽者易之。其製宛肖原物。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迨贖時。已為贗物。婢不能察也。未幾再以此物往典。鋪中訶之曰。銅耳。婢曰。前與汝典銀五兩。即此鐲。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人恚甚。責婢曰。必汝為偽耳。婢無以明。即欲自盡。忽聞雷震一聲。則典鋪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棺殮之三日。雷忽破棺。擲其屍於通衢。如示衆然。

海鹽俛某開香鋪。每用雜木剉碎為末。和作香料貨賣。夏日用藥薰蚊。忽爆少火。入香末內。頓起煙焰。俛欲出戶。遍室迷漫。不得出。須臾人屋俱盡。



西湖一曲古今傳。綠  
慘紅愁最可憐。女媳  
倚門邀客笑。何殊船  
上倚歌筵。

